

枪支管控为何步履维艰

美国的枪支管控步履维艰,除了宪法第二修正案对个人持枪权的保护和悠久的枪支文化外,联邦与州分权的政治制度、强大的枪权利益集团的游说以及美国近十多年来不断加剧的两党政治极化所导致的复杂的枪支政治是重要的原因。

首先,宪法第二修正案和最高法院的保守裁决为美国民众持有和携带枪支提供了宪法保障。根据这一修正案,持枪权是公民拥有的基本的权利。但宪法修正案保护的究竟是个人持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还是州民兵集体才拥有的权利,一直存在争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集体权利说在司法和学术界占主流地位。在美国最强大的枪权团体——全国步枪协会多年来不遗余力的推动和自由派宪法学者的努力下,个人权利说渐成主流,并成为最高法院保守法官裁决的依据。

其次,美国社会悠久而独特的枪支文化也是枪支管控步履维艰的一个原因。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为了对付野兽和随时可能发生的印第安人的袭击,美国人就形成了人人携带武器的习惯。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由于人人持枪,使开国总统华盛顿能依靠自行武装起来的平民打败英军,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这也进一步培养了人们强烈的持枪意识。美利坚共和国成立后,民众普遍对政府不信任的保守理念和防止出现中央集权导致暴政的想法进一步巩固了人们的持枪意识,推动立国先贤把第二修正案写入“权利法案”,作为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一部分,使得枪支文化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内战时期,为了确保北方有足够的兵源与武器装备同强大的南方作战,林肯政府大力鼓励武器生产和积极武装北方

美国枪支情结探秘(下)

◆ 张业亮

民众,进一步造就了枪支文化。这些历史以及不断向西开拓的边疆史,加上小说和好莱坞西部牛仔片的渲染,使枪支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美国精神的象征,一直延续至今。即使在今天,横穿广袤的西部和全美乡村,尤其是山区,朋友们携枪聚会闲聊仍是一道常见的风景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枪支文化还与美国重视家庭的价值观相结合,狩猎和运动射击成为家庭户外活动的一个方式。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喜爱枪支的文化传统是他们反对控枪的惟一原因。枪支文化还造成在控枪态度上西部和东部、乡村和城市的对立。对多数西部和居住在乡村的人来说,拥有枪支是一个传统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即使他们赞同对持枪的背景审查,也竭力想维护他们持枪的权利;而在大城市,由于枪支暴力犯罪严重,多数居民则拥护控枪。

第三,枪权团体的游说活动也是美国枪支管控步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美国众多的枪权团体中,美国步枪协会是最强大的单一议题利益集团。美国步枪协会于1871年由国民警卫队和退休军官在纽约成立,最初只是一个射击爱好者俱乐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美国社会枪支暴力犯罪增多和枪支管控逐渐成为全国性议题,它开始涉足政治。上世纪70年代,随着国会控枪法案的增多,美国步枪协会成立立法事务部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影响国会的枪支立法、反对枪支管控为己任,完成由射击俱乐部向压力集团的华丽转变。目前,这一免税的“社会福利”组织自我标榜的使命是“保卫和捍卫美国宪法,推动公共安

全、法律和秩序及国家防务”。

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美国步枪协会的会员人数剧增,2012年会员高达430多万,并具有超强的募款能力,2010年其募集资金是全国最大的控枪团体——“布雷迪预防枪支暴力运动”的42倍。步枪协会的游说活动对美国枪支立法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每次发生大规模枪击惨案后都引起美国社会对控枪的辩论,但基本上无果而终,背后都有强大的步枪协会游说活动的阴影。

第四,美国社会在控枪问题上的分裂和日趋加剧的两党政治极化所形成的独有的复杂的枪支政治,增加了枪支管控立法的难度。从政党政治的视角看,随着两党政治极化加剧,两党在枪支管制问题上找出中间立场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民调显示,以前,共和党人在枪支管制问题上支持和反对的大体相等,但目前只有1/4的共和党选民认为枪支管控比枪权更重要;民主党人则相反,多数主张对枪支实施严格管控,并且这一立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两党在控枪问题上的主张已成为两党形象的界定性因素之一,两党的核心选民团体在枪支问题上的主张也截然对立。枪权派与共和党结盟,而控枪派则多由民主党人士组成。两党政治极化的加剧使新的枪支立法很难通过,即使两大党在一些新的具体的管控措施上有大体上的共识,但在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上,仍会存在严重的分歧。

从选举政治的视角看,在当今美国,很少有议题像枪支管控那样极化,美国社会在控枪问题上高度

分裂,围绕控枪的争议已成为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化战争”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枪支管控成为总统和国会选举的主要议题之一,两党的公职候选人在枪支管控问题上的态度成为选举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枪支管控与美国的政党和选举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相交织,形成了复杂的枪支政治,使枪支立法成为美国最为棘手的公共政策制定难题之一,也是近十多年来国会枪支立法难以通过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联邦和州分权的政治制度也是美国的枪支管控步履维艰的一个制度性因素。根据美国宪法,枪支管控也属于州权的范畴。目前美国枪支管控的法律法规大部分是地方法规,并且由于管辖权的不同而多样。根据全国步枪协会统计,全国共有不下于两个控枪法规,其中多数由州颁布。

联邦与州分权的政治制度给枪支管控带来以下困难:一是造成枪支从管制较松的州流向管制严格的州,使得后者的枪支管制形同虚设;二是带来在枪支管制问题上的联邦权和州权的冲突。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由于联邦政府在枪支管控上的立法僵局,枪权派和控枪派都转向州作为立法的重点,这一趋向由于一党同时控制州长和州议会的州增多而加剧。在一党同时控制州长和州议会的州,立法议程更容易通过,两大党都运用其权力在枪支管制问题上通过符合本党主张的新的法案,不少州还通过规定联邦控枪法无效的法案,这在加剧联邦权和州权冲突的同时,也造成美国各州的枪支泛滥。

民众对控枪的支持率为何下降

可是,尽管近年来大规模枪击惨案不断发生,美国民众对枪支管控的支持率却在下降。盖洛普民调显示,1990年,支持的民众高达78%,2011年,这一数字下降到只有43%;相反,主张放松管制的人数则上升了30多个百分点。2012年4月的皮尤民调也显示,支持枪权的民众由2000年的29%上升到49%,而主张管制的则由66%下降到45%。民众对枪支管制支持率下降的原因:一是美国社会犯罪率下降,二是枪支立法僵局导致的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三是枪权利益集团强大宣传攻势以塑造舆论带来的转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卡罗来纳州的教堂枪击案虽然引发美国民众对枪支管控立法的再次关注,但如前几次一样,有可能还是无果而终,枪击暴力还将持续发生。

与近十多年来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不同,南卡罗来纳教堂枪击案件被警方定性为“种族仇恨”驱动的犯罪。近年来,美国的仇恨团体数量虽然下降,但针对少数族裔的仇恨犯罪率仍居高不下,在过去的十年里,年均发生20万~30万起。2012年美国每百万黑人中有50多人死于种族仇恨驱动的犯罪,是少数族裔中受害人数最多的群体。这说明,美国枪支暴力案件频发,除了枪支泛滥造成的恶果外,还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因此,仅仅从法律上控枪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解决贫困和种族矛盾,才能真正杜绝美国的枪患。

摘自《世界知识》2015年第14期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

王唯铭



17.卜舛济与黄素娥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苏州河边上,回到圣约翰书院。先说说卜舛济。1864年,卜舛济生于美国。其时,美国的南北战争尘埃落定,罗伯特·李即将带领他的残兵败将向北方军队举起悲壮的白旗;其时,在中国,圆明园的一场大火将满族统治者烧得“发虎跳”般的痛,痛定思痛后决定用洋务运动来“以夷制夷”,我强调这个时间节点上出生的卜舛济,那是因为,当他漂洋过海抵达上海时,上海已经进入了她的新时代,这于卜舛济于圣约翰都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1864年出生的卜舛济,他的父亲是美国圣公会牧师,并在苏州河岸边造起救世主的文惠廉牧师属于同一个新教差会,父亲卜雅各还是一名出版商,在纽约出版《圣经》。1883年,卜舛济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886年他又在纽约神学院毕业,获神学学士学位。历史记载了这么一个细节:当他进入圣公会神学院学习了神学,有缘与一个中国洗衣工相识,在与洗衣工频繁的接触与交流中,他对前往中国传教产生了兴趣,还不是一般的兴趣。

1886年11月18日,上海的一个美妙秋日,来自欧洲的一条大船缓缓地靠上十六铺码头,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卜舛济踏上了上海的土地。十分有意思的事情是,当卜舛济将他的行李放在了圣约翰书院的教工寝室,信步来到苏州河的河边,19世纪中期的苏州河以它秀丽景色让站在河岸边的卜舛济竟然大声地呼唤起来:“多么伟大的扬子江啊!”

卜舛济将苏州河当成了长江,虽说啼笑皆非,却也情有可原,毕竟纽约圣公会家庭出身的青年,中国怎么一回事,上海怎么一回事,苏州河怎么一回事,所有一切都要靠后来数十年的上海生活方能洞悉。

卜舛济开始了圣约翰书院的教师生涯。卜舛济很快地成了一个“上海通”,以后,他还专门编写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上海方言》,供在圣约翰大学中学习的人们使用。在上海最初一两年的学习经历,让卜舛济

对中国人的社会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他知道无论在中国宫廷还是中国民间,他们全都崇尚道德,又以儒教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作为人生的最高原则和生命的基本准则;同时他又尖锐地看出了,大清国其时整个官僚阶层文人集团中流行的严重腐败,这造成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落后,也造成了帝国内部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人尽管心智很高,但奉行的教育方式和教授的内容却大大地制约了国人的智力发展,在一个没有自然科学知识而只知四书五经的私塾教育结构中,中国人不能也不可能产生出第一流人才。

数年后,圣约翰书院的英语老师卜舛济转变为圣约翰书院院长,他内心中始终思考着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全面引进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如何彻底地改造中国的传统教育,最终培养出完全崭新的一代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

卜舛济甫入圣约翰书院大门,创始人施约瑟已然退出了圣约翰书院舞台,其时,掌门人是在苏州河口边兴建救世主的文惠廉,华人牧师颜永京在一边帮同着文惠廉打点种种校务事业。

1896年,圣约翰书院变身为圣约翰学校,虽然叫学校,其实是转换成真正意义的大学,卜舛济再次成为校长。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到1888年8月23日的一个现场,圣约翰书院里的圣约翰教堂,一场婚礼正在进行,庄严的婚礼进行曲通过花窗从教堂内向教堂外流泻,又沿苏州河的河面一路向远方飘散。婚礼男主角,便是圣约翰书院的英语教师卜舛济,婚礼的女主角,即使上海已进入19世纪后期,但她还是让参加这场婚礼的许多在场西方人士暗暗吃惊,因为,她是华人,名叫黄素娥。

历史记载,黄素娥为自己的丈夫、丈夫的事业,可谓鞠躬尽瘁、肝脑涂地。她多次陪同卜舛济前往美国,为圣约翰书院的发展费尽心力,为募集所需经费,为密切圣约翰书院内师生之间的关系,每个周六,卜舛济会邀请低年级学生到自己家来做客,校长太太黄素娥分外热情地招待每一个做客学生,从没有一丝厌烦,历年来,接待的学生高达上万名。

25.做了一次身体检查

7点15分比利开始踱方步。伊佳护士8点进入房间,在房里停留了40分钟,在护士记录簿上简要写道:1978年3月16日,比利仍住在特别监护病房;对周围事物存有戒心;谈及自己的多重人格;大部分时间是由“阿瑟”讲话——有英国口音;他说比利有自杀倾向,为了使其他人不受伤害,从16岁起就让他沉睡;饮食和排泄状况良好;能充分摄取食物,心情愉快而且十分合作。

伊佳离开后,阿瑟小声告诉其他人,哈丁医院是个安全且于他们有利的地方;由于在医院里需要接受各种检查,还需要理智地协助医生治疗,因此他(阿瑟)从此负责决定由谁出现。

当天清晨2点25分,医生助理卡恩听见病房发出巨大的声响,走过去查看,发现病人坐在地板上。

从床上掉下来令汤姆深感不安。几秒钟之后他听到脚步声,并发现有人从探视孔查看。脚步声逐渐远去后,他将粘着胶布的刀片取出来,小心地将它贴在床下的木板上,这样在需要时他就能立刻找到刀片。

3月19日,哈丁医生自芝加哥返回医院。提前转移比利令他不太高兴,因为他已做了精心安排。他本准备亲自前往监狱去接比利的,还花了很多精力筹建了治疗小组——成员包括心理专家、艺术家、辅助治疗师、精神医学社会工作人员、医生、护士、医生助理和治疗区护士长等。他与小组成员讨论了多重人格症的复杂性。一些成员对治疗方案提出了异议,他先耐心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然后述说了自己最初的疑虑。他请同事们务必协助他完成法院交予的任务,以开放的态度同心协力地研究比利真正的问题所在。

艾尔斯医生在哈丁医生回来后的第二天,为比利做了一次身体检查。他在记录中提及比利的嘴唇经常蠕动,眼睛常转向右边,而这些通常都出现在回答问题前。他还发现,每当问及患者为什么要这么做时,患者都说是与其他人交谈——特别是和阿瑟,以便回答问题。

“一般情况下称我们为比利就行了,”比利说,“这样才不会有人认为我们疯了。我是丹

尼。文书工作一般由亚伦负责,我不管。”艾尔斯医生在报告中如此记载,并加了以下注释:

我们事先达成协议,只以比利为对象,由丹尼提供其他人的健康状况。但他并不清楚其他人的名字。他只记得比利9岁时接受过肺气治疗——“戴维永远9岁”,所以有肺气的是戴维。亚伦视野狭窄,但其他人眼睛都很正常……

注:在进入化验室之前,我详细说明了这次检查的性质,并强调了检查前列腺的重要性,特别是后者,因为他排尿不正常。他听后变得非常紧张,嘴唇和眼睛快速转动,显然是在与其他人交谈。他虽然紧张,却非常礼貌地告诉我:“这可能会令比利和戴维感到痛苦,因为那正是卡尔莫夫强烈好他们各4次的地方。那时他们住在农场,卡尔莫是我们的继父。”后来他又补充说,家庭一栏中填写的母亲是比利的母亲,“但她不是我母亲,我不知道我母亲是谁。”

治疗区助理医生罗莎和尼克每天都参与比利的治疗。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3点,7或8名病人会集中在一起进行治疗。

3月21日,尼克领着比利到特别监护病房(晚上才锁门)进入活动室。这位年仅27岁、身材瘦长的男助理医生留着浓密的八字胡,耳朵上戴着镶有宝石的金耳环。他曾被告知由于比利幼年时曾遭性虐待,因此对男性充满敌意。虽然尼克对多重人格症充满好奇,但仍持怀疑态度。

罗莎小姐20多岁,一头棕色秀发,一双蓝色的眼睛,过去从未接触过多重人格症患者。听完哈丁医生的介绍,她发现同事们分成了两派:一派相信比利是多重人格症患者;另一派认为他是伪装的,想借此免于被判强奸罪而入狱。罗莎一直试图保持中立。

看到比利躲开人独自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罗莎便走过去告诉他,昨天患者们决定每个人都用贴画的方式描绘出自己最爱的人。

“我没有最爱的人。”他说。“那就为我们创造一个吧!大家都会做的。”她拿出一张图画纸,“我和尼克也准备剪贴一张。”

二十四个比利

【美】丹尼尔·凯斯

